



■朱友舟 著

■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培育点

■江苏省重点学科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教学·科研·创作系列丛书

工具·材料与书风

东南大学出版社

梵心鍾詞多何人家後
 涼風吹夜雨以蕭瑟動空
 正有富貴心莫能忘道
 心軍中官願辭室上
 嘉者不仕建城將誌恩
 你
 細草微風岸角搖楊柳
 柔煙潤月湧大江流
 久之著官應老病他
 何如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
 生楚東南坼乾坤日月
 用全一字老病有孤舟
 關山如畫軒窗望遠
 燈心不可挽歸路
 修海色晴看雨江聲
 於潮劍道南斗近
 小風遙為報公憐
 姓山翁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教学·科研·创作系列丛书

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培育点江苏省重点学科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教学、科研、创作研究丛书

工具·材料与书风

■ 朱友舟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具·材料与书风/朱友舟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12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学·科研·创作”系列丛书)

ISBN 978-7-5641-3114-2

I. ①工… II. ①朱… III. ①汉字-书法-文集 IV.
①J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5558 号

工具·材料与书风

著 者: 朱友舟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江建中

社 址: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电 话: (025)83793330 (025)83362442(传真)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880 mm×1 230 mm 1/32

印 张: 114.50

字 数: 30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3114-2

定 价: 988.00 元(共 19 册)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向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传真): 025-83792328

序 言

在 20 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刘海粟是一位伟大的先驱、画家、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以及所倡导的学术风气,一直是我院发展中最宝贵的驱动力和精神财富。正因如此,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我院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美术教育家以及理论家,他们的成就和品格同样也已成为我们后来者珍贵的学术遗产。当新世纪来临之际,南艺美术系升级更名为美术学院,学院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首任院长决定为在校老师们的教学、科研、创作成果出一套系列丛书。作为百年老校,为在校老师们出这样的系列丛书尚属首次。百年的沧桑,百年的文化积淀,其中最为关键的自然是百年文脉的传承,而我们的这套丛书则无疑可视为此百年文脉得以长盛不衰的实物佐证。

最初参与这套丛书出版的老师,有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美术界公认的中坚力量,而今队伍中已有不少青年才俊,这是颇感欣慰的事。我想,这既昭示着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培育点的美术学科在教学、科研、创作上正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显然其本身也是美术学院的百年文脉在“兼容并包”、“不息变动”中薪火相传的一个有力见证。当这套丛书增至 100 本,甚至 200 本的时候,它将愈发体现出我们文脉的生命价值!相信这其中必将有新的大家、名师脱颖而出。

南京艺术学院即将迎来百年华诞,愿我们的丛书能够跨越百年,将这条文脉更为清晰地延续下去。

是为序。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 张友宪

2010 年 10 月 31 日于二乾书屋

目 录

韩愈《毛颖传》之中山考辨·····	1
《续书谱》版本考·····	7
毛笔源流考述 ·····	17
藏锋的误读 ·····	25
翁方纲碑帖论研究 ·····	43
笔如刀槊	
——历代书家对毛笔重要性的论述 ·····	62
《续书谱》风神论研究 ·····	66
《续书谱》中“真态”与“私意”之辨 ·····	72
高二适《灼灼繁英》作品赏析 ·····	77
清梁同书《笔史·笔之匠》补正	
——唐以前笔工辑补 ·····	80
清梁同书《笔史·笔之匠》补正(宋代之属) ·····	88
书法教学中摹书的价值重估·····	123

大爱无疆,才情飞扬

——徐利明先生的书法艺术·····	130
关于书家择笔的问题·····	136
论翁方纲关于米芾、董其昌书法的题跋·····	139
生纸与书法创作·····	148
笔墨纸砚琐谈·····	150

韩愈《毛颖传》之中山考辨

唐代学者段公路撰《北户录》记载王羲之“叹江东下湿，兔毫不及中山”。^[1]据文献，在汉代时，汉高帝初年设置中山郡，在今河北省定州市。

传王羲之《笔经》^[2]云，

《广志会献》云：“诸郡献兔毫，出鸿都门，惟有赵国毫中用。”世人咸云：“兔毫无优劣，笔手有巧拙。”意谓赵国平原广泽，无杂草木，惟有细草。是以兔肥，肥则毫长而锐，此则良笔也。^[3]

由此可知，在汉代时，中山郡一带平原野草丰茂，兔肥毛长，所产的兔毫长而健，是有名的贡品。据马衡研究，尽管《笔经》不一定为王羲之所著，但其成书年代应当不晚于唐代。那么在汉魏晋时期，中山兔毫产地可能在河北一带。清学者方成珪说“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长可用，亦指溧水之中山而言”^[4]。显然，此说不正确。

唐代以后，由于作为贡品的宣城紫毫笔非常著名，中山的所在地也引起学者们的争执与怀疑。白居易在《紫毫笔》中明确指出宣州地区出产兔毫，而且还向朝廷进贡。

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毫虽轻，功甚重。管勒

工名充岁贡，君兮臣兮勿轻用。……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慎勿空将弹失仪，慎勿空将录制词。^[5]

白居易对宣城不但了解，而且有深厚的感情。贞元十四年，他在叔父白季康的推荐下，得到了宣州刺史崔衍的赏识，在宣州破格参加贡试，之后进士及第。多年后，白居易以宣州地方特产贡为题材写了《红线毯》和《紫毫笔》诗。尽管白居易关于宣免产紫毫的观点，后来遭到了有的学者怀疑。但是，宣笔作为贡品的史实从文献中能找到不少证据。

五代学者刘昫《旧唐书》载，（贡品）宣城郡船载有空青石、纸、笔、黄连。^[6]这是最早系统记述唐代历史的典籍，其书明确记载各郡的特色贡品，而所贡的宣笔颇受皇帝的喜爱。又据李默载，唐时宣州尝进“开样红线毯及紫毫笔”。^[7]宋代，宣笔仍然是贡品。宋学者祝穆《方輿胜览》载：“宁国府领县六，治宣城。…土产：紫毫笔、红线毯、木瓜。”^[8]由上述材料可知，毋庸置疑，宣州的兔毫笔是非常有名的贡物。唐时，溧水隶属宣州。于是，才有后来关于溧水中山一地的论争。

事实上，真正的争论源于韩愈。韩愈写了《毛颖传》后，学者们对于中山及宣毫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焦点在于：宣州山区的兔毫究竟如何呢？中山在哪里？先摘录《毛颖传》如下。

毛颖者，中山人也。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次中山……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

……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9]

韩愈《毛颖传》一文写成后,当时有人认为此文为戏谑之言,不近人情。但柳宗元则称赞不已,以为奇文。史学家李肇也夸其文尤高,其渊博不在司马迁之下,还评此传似“太史公笔”。^[10]那么,尽管这是一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文体,其中的史实应该是可信的。韩愈在文中多次提到中山,那么,此中山究竟归属何地呢?唐代以后,有一大批学者认为《毛颖传》所说的中山在北方定州一带。“蒙将军恬南伐楚,次中山,将大猎以惧楚”,朱熹笺注认为中山应当在秦东北,讨伐的军队不可能驻扎于此。朱熹批评韩愈错了,尽管这是寓言。^[11]韩愈真的错了吗?据《史记》,秦国蒙恬将军向南讨伐楚国,“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12]确有其事。蒙恬军队驻扎在中山一带,当属实。那么,秦军驻扎的中山必定在南方而非北方。朱熹的结论显然不可靠。

朱熹的观点影响极大。南宋的学者廖莹中^[13]亦从朱说以中山为国名,即在宋代的定州。南宋文谔据《通典》也推测中山在春秋时期即鲜虞所统领中山国,在宋代定州新乐县;并考证其地名缘于城中有山,故名中山。^[14]

《宣和画谱》与“中山之辩”并无直接关系,此书驳斥了白居易关于宣州地区产紫毫的观点。《宣和画谱》分析野兔在不同生长环境下的差异,指出山林的兔子往往没有毫,而平原浅草的兔子则毫多。于是,此书断定“闻江南之兔未尝有毫。宣州笔工复取青、齐中山兔毫作笔耳”^[15]。结论中的“闻”字暴露了作者并未实地考察,不过为道听途说而已。可见,结论未必可靠。另一位北宋学者胡仔也持同样的观点。“宣自有兔,毫不堪用。盖兔居原田则毫全,以出入无伤也。宣兔居山中,出入为荆棘树石所伤,毫例短秃。”^[16]这种分析过于主观、片面。南方的山林多为丘林,多平坦的山坡,况且兔子也不会只局限在荆棘树石里活动。^[17]事实上,决定兔毛品质的根本因素在于气候与水草情况,而不是荆棘树石之类的影响。南方气候湿润,降水量丰富,水草肥美,这对兔子的生长极为有利。在这种环境下,所生

长的兔毛饱满而劲健，为制笔的上好材料。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唐人的记载。〔唐〕段公路《北户录》载：“宣城岁贡青毫六两，紫毫三两，次毫六两，劲健无以过也。”^{〔18〕}即使到了明代，宣城一带仍然为重要的兔毛进贡地区，每年向朝廷贡纳兔皮近 250 张。^{〔19〕}因此，认为“毫不堪用”或“兔毛为荆棘树石所伤”，完全是文人的臆想。可见，胡仔断定《毛颖传》、李太白诗所言中山非溧水之中山明矣，^{〔20〕}这个结论不成立。

元代张铉撰《（至大）金陵新志》对中山也有所论述。张铉根据《广志》指出汉代中山国大致与赵国、真定国相近，属于河北一带。^{〔21〕}这个结论没有问题。然而，由于受前人的影响，他断定唐人所谓中山即指此，显然不正确。不过，他没有否定唐代宣城出产并进贡紫毫的史实。

到了清代，这种观点仍然不绝如缕。〔清〕王士禛指出，徐渭所说中山兔毫产于应天府溧水县，而非古中山（定州），也是出于杜撰。^{〔22〕}〔清〕永瑢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沿用了王士禛的观点。^{〔23〕}清末博学的俞樾也提出：“兔豪不出宣州。”^{〔24〕}

可见，自宋朱熹以来，许多学者坚信韩愈《毛颖传》里的中山便是北方定州一带，而非宣城的溧水。这种错误的观点一直影响到清代，乃至现代人们对中山的理解仍然一头雾水，难以取舍。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不少。其实，唐代地理巨著《元和郡县志》早有记载：“中山，在县东南一十五里，出兔为笔精妙。”^{〔25〕}元末明初的孙作明确指出中山是宣城的中山，而非北方的定州。“昌黎韩子传毛颖为中山人。中山非晋，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来多擅名笔，而诸葛氏尤精。”^{〔26〕}因为，在唐代，宣州的毛笔最为著名，家喻户晓，文人们更是赞不绝口。是故，韩愈对宣笔的产地——中山自然熟悉，不会出错。

明代文学家李日华对前人关于中山为北方定州的解释也提出了质疑，并断定中山即为溧水地区的中山。

中山故多狡兔，其可为笔者，乃溧水之中山，非晋地之中山也。《唐史》江宁郡、宋建康府皆贡笔，而溧水实皆隶焉。韩昌黎《毛颖传》云大猎中山以威楚，盖以溧水在楚之界。所谓昭关投金濑，伍员逃楚之迹咸在。若指晋之中山，则南北徼风马牛不相及，岂能威楚耶？^[27]

李日华陈述了三点理由：其一，溧水一带盛产野兔。其二，据《唐史》载，江宁郡及宋建康府皆贡笔，而溧水隶属于此二地。笔者按，溧水的归属应该属于宣州，李日华有误。其三，战国时期，溧水属于楚国。濑指濑水，今名溧水，在江苏省溧阳县西北。伍子胥从楚国逃奔吴国的古迹仍然在此地。如果指北方的中山，则风牛马不相及了。这些论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清学者王元启对于孙作的观点深表赞同，称“大雅（笔者按，孙作字大雅）说良是”。^[28]他的理由很明确：“蒙恬南伐楚，不言北伐赵，则中山自指宣州之中山。”^[29]接着，王元启引用了白居易《鸡距笔赋》、《紫豪笔》及祝穆的《舆地纪胜》进一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最后，他指出朱熹观点是错误的：“则朱子此说为谬。”^[30]

综上所述，在唐代宣笔为家喻户晓的名笔，宣城所产的兔毛也是进贡的佳品。而当时定州一带的毛笔与兔毛并没有多大的影响。韩愈《毛颖传》的中山当指溧水无疑。

注释：

- [1] “是知，王羲之叹江东下湿，兔毫不及中山。”见〔唐〕段公路撰《北户录》卷二，清十万卷楼丛书本。
- [2] 马衡认为：“《笔经》是否为晋时作品，虽不敢必，而非唐以后所作，则可断言也。”见《记汉居延笔》。《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1期。
- [3] 〔宋〕苏易简撰《文房四谱》卷一，清十万卷楼丛书本。
- [4] 〔唐〕韩愈撰、〔清〕方成珪笺正《韩集笺正》卷五，民国瑞安陈氏湫澍斋本。

- [5] [唐]白居易撰《白氏长庆集》卷四,四库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 [6] [五代]刘昉撰《旧唐书》卷一百零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7] [明]李默撰《(嘉靖)宁国府志》卷十,明嘉庆刻本。
- [8] [宋]祝穆撰《方輿胜览》卷一,宋刻本。
- [9] [唐]韩愈撰《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宋蜀本。
- [10] [唐]韩愈撰、[宋]廖莹中注《东雅堂昌黎集注》卷三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1] 《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卷三十六,四库丛刊景元刊本。
- [12]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七十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13] “毛颖者,中山人也。廖莹中注:中山国名,今定州。”[唐]韩愈撰,[宋]廖莹中注《东雅堂昌黎集注》卷三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 [唐]韩愈撰,[宋]文说注《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宋刻本。
- [15] [宋]佚名撰《宣和画谱》卷十八,明津逮秘书本。
- [16] [宋]胡仔撰《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 [17] 兔子警惕性高,为了奔跑逃生,一般不会选择茂密的高林、高草地带以及荆棘丛生地方,这会妨碍它的奔逃。
- [18] [唐]段公路撰《北户录》卷一,清十万卷楼丛书本。
- [19] [明]何士晋撰《工部厂库须知》卷九,明万历林如楚刻本。
- [20] [宋]胡仔撰《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 [21] “《广志》曰:汉诸郡献兔毫,书鸿门题,唯赵国毫中用。汉赵国、中山国、真定国皆相近,属冀州。唐人所谓中山指此。”见张铉撰《(至大)金陵新志》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2] [清]王士禛撰《香祖笔记》卷一,清康熙刻本。
- [23] [清]永瑆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24] [清]俞樾撰《茶香室四钞》卷二十六,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
- [25]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清畿辅丛书本。
- [26] [明]孙作撰《沧螺集》卷二,明毛氏汲古阁重刻本。
- [27] [明]李日华撰《六研斋笔记》卷四,明刻清乾隆修补本。
- [28] [清]王元启撰《读韩记疑》卷九,清嘉庆五年王尚珏刻本。
- [29] [清]王元启撰《读韩记疑》卷九,清嘉庆五年王尚珏刻本。
- [30] [清]王元启撰《读韩记疑》卷九,清嘉庆五年王尚珏刻本。

《续书谱》版本考

姜夔是南宋著名的词人、诗人、书法家、音乐家，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姜夔的《续书谱》在书法史上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1]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认为：“他仿效唐代孙过庭的《书谱》而撰写《续书谱》，其观点是固守魏晋以来的传统书法道路，是一部详尽阐述古典书法技巧真谛的代表性著作。”^[2]

关于《续书谱》的版本，一直流传有绪，但在传抄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疏误。笔者通过不同版本的比较、甄别，作了粗浅的分析研究，以飨读者。据夏承焘考，《续书谱》一卷，著目于《直斋书录解題》^[3]卷十四杂艺类。嘉定戊辰谢采伯刊刻《续书谱》，时白石犹健在。书目分二十则，而实止十八则。《燥润》、《劲媚》二则有目无书，原注见《用笔》及《情性》条。四库提要谓，合之《钦定佩文斋书画谱》，次序先后不同，《燥润》、《劲媚》二则则并无其目，知当时流传另有一本，而其文则无增损也。按《钦定佩文斋书画谱》本的《情性》部分有大量删节，与祖本及他本均不符。且《钦定佩文斋书画谱》次序先后与各本均不同，疑为编者所改动，待考。夏承焘所说当时流传另有一本，亦待考。又据夏承焘，姜文龙、倪鸿刻姜集载此书，陆钊辉、江春、许增三本皆无之，《佩文斋书画谱》外另有百川本、书苑本、格致丛书本、百名家书本、珊瑚网本、说郭本（卷七十六）。由此可推知，嘉定戊辰谢采伯刻本可能已不复存在。

南宋左圭《百川学海》传世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版本：一是宋咸淳

本，今通常所见者为民国十六年(1927)武进陶氏(涉园)影刻本，缺卷据明弘治华氏覆宋本摹补，民国十九年(1930)依宋本目次编印；二是明弘治年间无锡华氏刊本，今通常所见者为民国十年(1921)上海博古斋影印本，此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无锡华氏刊本相对照，略有舛误，不可尽据；三是明重辑刊本。

既然嘉定戊辰谢采伯刻本可能已不复存在，拙见以为《百川学海》咸淳本(即民国十六年武进陶氏影刻本)当为较早的善本，故校勘均以此为准。

(一)《百川学海》咸淳本

民国十六年陶氏影刻《百川学海》咸淳本有原宋刻的序目留真，其序目云：“……因寿诸梓以溥其传而名之曰百川学海云。时昭阳作噩岁柔兆执徐月古鄮山人左圭禹锡叙。”此本凡二十则，一曰总论，二曰真书，三曰用笔，四曰草书，五曰用笔，六曰用墨，七曰行书，八曰临摹，九曰书丹，十曰情性，十一曰血脉，十二曰燥润，十三曰劲媚，十四曰方圆，十五曰向背，十六曰位置，十七曰疏密，十八曰风神，十九曰迟速，二十曰笔锋。其燥润，劲媚二则均有录无书。燥润下注曰见用笔条，劲媚下注曰见情性条。咸淳本离姜夔卒年仅四十多年，理应为善本。以《书谱》墨迹本为参校，此本《情性》部分略有疏漏。如“陶均草隶”误作“陶钩草击”；“心遽体留”误作“恐遽体留”；“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无依”，“蕊”字误作“叶”；“质直者则径挺不遁”，“遁”字误作“通”；“迟重者终于蹇钝”，“蹇”字误作“拙”等。以下其他各《情性》部分本疏误与此祖本略同。

(二)《说郛》本

《说郛》是中国古代综合性大型丛书汇集。《说郛》一百卷，元陶宗仪辑，书成于元末。明成化间，郁文博获得其稿，已佚去后三十卷，郁氏以《百川学海》等书补足百卷，今存有明抄本数种。近人张宗祥

先生据明抄数本校定，民国十六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行世，计存 100 卷 725 家，虽非陶宗仪原书，但大体保存了原貌，尤其前 70 卷，接近原貌。《续书谱》在《说郛》本共有二十则，顺序与《百川学海》咸淳本相同，标题略有出入，如“真”误作“真书”，“草”误作“草书”。文字舛误较咸淳本多。^[4]

《总论》“欧阳率更、颜平原辈以真为草”，“欧”字后有一墨块。“熟习兼通”，“兼”作“精”。

《真书》一则“真书以平正为善”至“谓如东字之长”一段字迹模糊不清。“或谓体须稍匾则自然平正”，“稍”误作“精”。“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字作“摺”；“真以转而后通，草以折而后劲”，“折”字作“摺”；“翟伯寿问于米老”，“伯”误作“拍”。

《用笔》一则“而用笔特备众美，虽小楷而翰墨洒落”，“小楷”误作“少枯”；“柳氏大字偏傍清劲可喜，更为奇妙。近世……”后一行模糊。

《草书》一则“乘舟跃马，歌舞蹁跹”，“蹁”误为“擗”。“任笔赋形，失误颠倒”，“误”误作“悞”。“不欲相带，带则近俗”，第一个“带”后缺“带”。“直画不欲太多，多则神痴”，“多”前衍一“长”字。“壁坼者欲其无布置之巧”，“布”字误作“破”；“一晦一明”，“明”误作“冥”。“一撇又有数样”，“样”字误作“笑”；“《笔阵图》云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阵”字后缺一“图”字，“算”作“筭”；“玉之与王”为“王之与玉”。“良弓引之则缓来”，“则”后缺“缓”。“世俗谓之揭箭”，“谓”误作“稍”。“好刀按之则曲”，“刀”误作“方”。

《行书》一则“尝夷考魏晋行书”，“考”前缺“夷”。“行书自有一体与草不同，大率变真以便于挥运而已”，“率”后脱“变”。“颜杨苏米亦后世可观者”，“杨”误作“阳”。“大要以笔老为贵，稍有失误”，“误”误作“悞”。

《临摹》一则“唐太宗云卧王濛于纸上”，“上”误作“中”。“不得不摹，亦以节度其手”后两行模糊不清。“定武虽石刻又未必得真迹之

风神矣”，“虽”字后衍一字不清。“字书全以风神超迈为主”，“超”误作“不”。“双钩之法须得墨晕不出字外”，“不”误作“虽”。“虽然尤贵于瘦”，“虽”误为“亦”。“则瘦者亦变为肥矣”，“亦”字误作“于”。“则无容和意于其间”，“于”字误作“抵”。“若下本晦上本厚”，“本”字均误作“字”。“夫锋芒圭角者字之精神，大抵双钩多失此”，“字”字误作“焉”，“大”字误作“人”。“稍致意焉”，“焉”字脱。此页排字有误，疑九行的首字均有错位，第一行首字“超”应为第二行首字“不”，第二行首字应为第三行首字，如此类推，然而第六行“抵”字不作第七行首字。

《书丹》一则“燥劲老古”作“燥劲苍古”。

《情性》“犹枝干扶疏”，“扶”误作“萧”字。“芳林落蕊”，“蕊”误作“叶”。“终于蹇钝”，“蹇”误作“拙”。“必能傍通点画之情博究始终之理”，“博”误作“博”。“遣不恒疾”，“遣”误作“速”，“恒”误作“常”。“一切偏旁皆须令狭长”，“令”字误作“余”。“四须险劲”，“劲”字误作“幻”。“瘦者如山泽之臞”，“臞”误作“辈”。

（三）《百川学海》弘治本

明弘治辛酉年（1501年）无锡华氏刊刻。上海博古斋于1921年根据无锡华氏刻本影印出版了此书。此本共二十则，标题及顺序与咸淳本相同，文字部分差异小。《情性》部分舛误与咸淳本同。第八则题为临，第二十则为笔锋，燥润下注见用笔条，劲媚下注见情性条。此本没有收录谢采伯序。^[5]

《草书》一则“王右军书羲之字”，“羲”字误作“義”。

《用笔》一则“虽小楷而翰洒落”，“小楷”误作“少楷”。

《草书》一则“若泛学诸家则字有工拙笔多失误”，“工”字误作“二”，“误”字误作“诸”。“不悟转换，随意用笔，任笔赋形，失误颠错”，“悟”字误作“悞”，“误”字误作“悟”。“然不欲相带，带则近于俗”，第一个“带”字下脱“带”字。“意未尽须再生笔意，不若用垂露

耳”，“尽”字上脱“未”。

《草书》后《用笔》一则，“如锥画沙，如壁坼”，“坼”字误作“拆”；“玉之与王，示之与衣”，“玉”字误作“主”。

《临摹》一则标题作《临》似嫌欠缺，不全面。

《情性》一则“心遽体留，一乖也”，“心”字误作“恐”；“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扶”字误作“萧”；“壁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无依”，“蕊”字误作“叶”；“质直者则径挺不遁”，“遁”字误作“通”；“迟重者终于蹇钝”，“蹇”字误作“拙”；“镕铸虫篆、陶均草隶”，“隶”字误作“击”；“留不常迟，遣不恒疾”，“遣”字误作“速”，“恒”字误作“常”。

《方圆》一则中，“然而方圆曲直不可显露”，“露”字误作“显”。

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书画全书》以百川学海本为底本参校书苑补益本断句排印，有些误脱与百川学海本略同，《迟速》误作《迟远》。另此本附有谢采伯续书谱序。

（四）《格致丛书本》本

《格致丛书本》收录《续书谱》，题为《新刻续书谱》，录有谢采伯序。此本共二十则，标题及顺序与咸淳本相同，总体相差很小。《情性》部分舛误与《咸淳本》同。校勘如下：

《真书》一则标题为《真》，《草书》一则标题为《草》。

《草书》一则“不知起止，不悟转换”，“悟”字误作“悞”。“意未尽须再生笔意不若用垂露耳”，“意”后脱“未”字。

《用笔》一则，如“壁坼”，“坼”误作“拆”。“刺、刺之相异，玉之与王”，“玉”字误作“王”。“转谓钩环盘纡”，“谓”字误作“相”，“良弓引之则缓来，舍之则急往”，“来”之前脱“缓”字。

《临摹》一则，标题为《临》，“卧王濛于纸上”，“上”作“中”。

《情性》一则，“心遽体留，一乖也”，“心”字误作“恐”，“外曜锋芒”，此本为“曜”，百川本作“耀”。“枝干扶疏”，“扶”字误作“萧”，“芳林落蕊”，“蕊”误作“叶”。“质直者则径挺不遁”，“遁”字误作“通”。